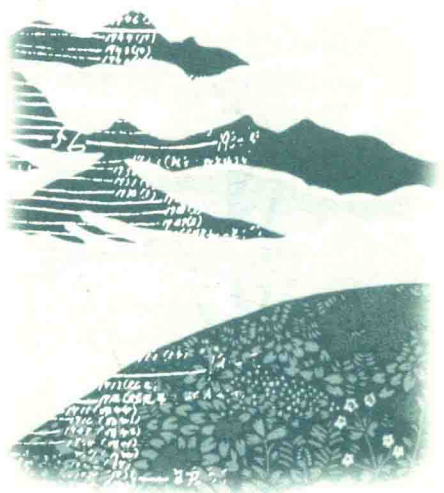


天涯故事

译者 || 陈德文



MISHIMA YUKIO

三 島 由 紀 夫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天涯故事

译者 || 陈健文

MISHIMA YUKIO

三 島 由 紀 夫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涯故事/(日)三岛由纪夫著;陈德文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7

(三岛由纪夫作品系列)

ISBN 978-7-5327-7740-2

I. ①天… II. ①三… ②陈…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18575号

MISAKI NITE NO MONOGATARI and other 12 stories

by MISHIMA Yukio

Collection copyright © 1978 The Heirs of MISHIMA Yuki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Heirs of MISHIMA Yuki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图字:09-2015-197号

天涯故事

[日]三岛由纪夫 著

出版统筹 赵武平

岬にての物語

陈德文 译

责任编辑 叶晓瑶

装帧设计 柴昊洲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137,000

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7740-2/I·4738

定价:39.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39907745

MISHIMA YUKIO

三 島 由 紀 夫

作品系列

目录

芭菟与玛耶 / 1
天涯故事 / 23
头文字 / 51
亲切的机械 / 71
火山的休假 / 107
母狗 / 125
椅子 / 155
不满的女人们 / 169
志贺寺上人之恋 / 193
水音 / 211
商人 / 237
十九岁 / 249
月澹庄绮谭 / 263

芑菟与玛耶

我的良人哪！

求你快来！

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

《旧约·雅歌》

芨菟看见了玛耶。从那天起，他爱上了玛耶。

宛若互相围绕对方的灵魂一边低语一边交飞的小鸟，它们多半看见了，抑或那正如一个异常明亮而宁静的季节，迟疑地缠络着到来了……

——不见一个行人的道路，当命运和命运邂逅的时候，会是怎样的情景呢？那天，家家鲜亮的旗帜，它们活泼地飘扬着。城镇一整天都在过节。有光纸一般的蓝天，浮现着众多光明耀眼的祥云，就像中世圣人们的绘画描绘的一般。道路上方弥漫着尚未流散净尽的薄明。命运们就相逢在这样的道路上。

命运们互相发现对方之前，更早地听说了。那低微的震响，跨越

波涛奔涌的灵魂的大海，好似凋枯的树林对面的小小泉流，飞洒，跌落，涌流，飞洒，犹如木铎的震颤。没有爱的心，决然听不到那种鸣响。

苕菟从玛耶身上转过脸，不仅如此，他还双手捂住脸，坐在布满美丽的青苔的榭树根上。玛耶坐到他的身旁，沉静地仰望着天空。她透过一排老树的梢头，窥视到青螺似的天空……

她的容貌犹如晴天丽日下，布满薄冰的湖面掠过的云彩，不带一丝忧戚的颜色。或许，即使这世上最浩大的苦恼，都无法用来装点她的脸庞。看起来，她生着一副中世公主们那样的面影。如何将漫长的哀怨的一生保留在画面上，画家们也只有一种办法。说不定那种笨拙的错误的方法，就是保留下来的唯一的真实的方法。她们那种古拙、典雅而绝不可哀的安详的面貌，我们今天再也无法看到了。

“玛耶！”苕菟喊叫了一声。他依旧转过脸，就那么用两手捂着。

“玛耶！”

“什么事？苕菟。”

“——你真的在那里吗？我似乎觉得你并不在那里呀。”

玛耶沉默了。仿佛沉默就是她竭尽全力的确信。苕菟猛然向她调过头去。

此时，他旋即看到了痛苦袭来的真实的姿影。他仰头望着玛耶，双眼储满迷雾般的泪水。然而，渐渐地，玛耶所确信无疑的那种危险而茫然的沉默，将苕菟融化了。

“喂，苕菟，你必须更加了解你所相信的东西。”

玛耶那副高贵的小鹿似的聪慧的眼神，犹如渺远的天窗射向大厅地面的光线，朦胧而又恰到好处地传达给他。

苕菟的心里如今满布着惆怅，犹如冬枯的树荫下飞散翻卷的落叶，飘忽不定。

他整日里忧思满怀。他为此而颤栗不安的那些所谓“毫无伪装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果真可以存于现世之中吗？弄不好或许只不过是“不在”的另一种形式吧？“不在”是天使，而“实在”是自天而降、失去羽翼的天使。最堪哀怜的，就是没有了翅膀。他的身子囿于逼仄的囚笼一动也不能动。他不能唱歌，他没有语言。一切可以触摸到的可怜的塑像啊，你们根本不知道展翅高飞是怎么回事，那飞翔之物就像松树向着金箔般明丽的蓝天撒播花粉。一颗缺少理解搏击长空的心，是绝不会产生爱的。

那里光明耀眼，宛如晝夜。蜜蜂们在午夜间飞翔。它们闪耀着印度兽般金色的毛皮，仿佛众多的夜光虫。

苕菟走动了。他走动了。他在白沫飞洒的海水般闪光的鲜花丛中抬起脚步……

他泛起一阵水蓝色火焰般的眩晕。他的酩酊，又使他感受到自己就是一根颤颤巍巍、左右摇晃的帆樯。

他的目光停驻于园子对面一座小祠堂般的凉亭，那里的野玫瑰绿叶簇簇，恣意生长的枝蔓上很少再着花儿。这时，不知怎的，苕菟的心不由惶恐起来。

他久久伫立于银白花朵的中央。

“玛耶！”他猝然朝着凉亭叫喊。

“玛耶！”他又两次三番不住对着凉亭叫喊。随着每一次寻索般的呼叫，苜蓿的脸上渐渐罩上安堵和喜悦的颜色，宛似午后的森林投向小池水面上的浓丽的暗影。然而，一种虚幻正从影像的某个部分掠过，犹如两道流云交错而去的天空。

苜蓿在想，那凉亭内没有玛耶——那优美而高贵的“不在”，是较之一切“实在”更能证明玛耶存在的最美丽的手段。能够给他喜悦的东西，便是最好的明证。

玛耶果然不在。她时而落座、时而站立，一直等待苜蓿的凉亭这一固定的场所，荡漾着比熏香更加难以捉摸的东西。对于苜蓿来说，那里如同真的有个玛耶存在，令他不敢靠近，凛乎难犯。一直闪耀在园内的亮光，此时也变作一条光线射进凉亭里。亮光中的凉亭深处，野玫瑰花团锦簇，一朵朵似火焰般灼灼耀眼。

不知为何，苜蓿，我感到我胸中开满了硕大的雪白的玫瑰花。身子稍微动一下，就能听到花朵相互摩戛的窸窣之声。苜蓿，我近来所有的梦境，无不飘溢着玫瑰的馨香。

……眼看着这种香气越来越浓，定是玫瑰花开始腐烂了吧？

苜蓿聆听玛耶这番诉说的时候，他坚信这正是玛耶心中的死神在向自己心中的死神发话。由青石板蔓延到土墙的常春藤，在无人的午后广阔地伸展着枝叶，痛苦同样也在苜蓿的心里到处蔓延，他聆听着这一切，犹如聆听远方鸣奏的哀婉的音乐。突然，苜蓿仿佛喘不

出气来了。

“玛耶！那花没有腐烂。……或许，它绝不会有腐烂的时候。要问为什么……”

他噤嘴了。（此时在他心中，太阳周围的云彩散放出美丽的扇形）

“要问为什么……”

——因为那或许就是振翅飞翔吧。”——不过，这话芭菟并未说出口来。芭菟紧紧盯着玛耶。他用目光向她示意，仿佛要使她信服。

“走向大海。”这话犹如谁也无法弄明白的符牒，从他们两人口中说出来。马车从城镇出发了。

森林里生满嫩叶。马车驶入森林，小鸟吃惊地飞散了，它们欢叫着，一同唱起歌来。森林各处落满阳光，如水池般闪亮。马车穿过光明的帷幕，所有的一切尽皆发出共鸣的响声：树木的梢头，缀满无数花朵的野草，泛着软木香味的榲桲树干枯的树干……

走出森林奔向海岸，一条银白的道路穿过广袤的原野。马车通过时扇起的旋风，吹动着道路两旁的雏菊，一齐朝着前方耸立的黑黝黝的森林披拂。

芭菟傻乎乎地被一种撼动他的莫名的希望俘获了，他战战兢兢地注视着玛耶那双安详的眼眸。于是，她的眸子里出现了森林、树木、小小村庄，还有盛开着白粉花朵的草丛，以及满布着泉水和小河的原野。所有这些都以迅疾的速度，比起幻影更加短暂地飞逝而去。其间，那眼眸似乎突然迟疑了一下。那双眼睛完全变成了澄澈的蓝色了。

马车停止了。苕菟和玛耶下了马车。苕菟对着吹过来的丰醇的海风猛吸了一口。于是，他的胸中染上银白，所有的肋骨都带上金属性的灰白……

他们走进自己的家。白色的土房子，庭院面向大海倾斜。面朝大海的白土的窗户，简直就像一座水族馆，大海和仅有的一隅天空，满储着所有的虚幻。

翌日早晨，玛耶梳理她的头发。那头发被健美的左手高高举起，像擎着一束沉甸甸的花儿。发梢如篝火的红焰熊熊燃烧。因此，她裸露的玉臂眼看着正要消融在光雨里。梳齿残酷地划过她的头发，好似众多跨越激流前进的船桨。每一次梳头，头发总是交合缠绕，似流水倾泻；有的则尽情而痛楚地被拉向后方。此刻，她的面孔朝着阳光灿烂的高渺的蓝天，宛若古代圣贤的肖像画，她的下巴也朝向同样的晴空。犹如一张绷紧的小弓，无比银白，无比伶俐……

——苕菟进来了。他的鞋沾着少许濡湿的沙子，斑斑点点，缠绕着一瓣可爱的泛红的海藻花。眼下，他向大海走来。玛耶面对着他。——转瞬之间，苕菟的心充满了空前而剧烈的青春的喜悦。抑或，这瞬间的感动，会使得苕菟过急地道出颇为愚痴的轻佻的话语。

“玛耶，快看，船失火了！”

说完这句话之前，恐怕痛苦尚未到达他的心里。他是在海边的小路上看到的吧？他弄不明白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在未告诉玛耶之前，他内心的某种东西使他噤若寒蝉。……要是自己预先说出来，他一定会感到事情的可怕。

玛耶默默听他叙述。她停下梳头的手，凭窗而立，出神地遥望

着海面。芒菟站在她身后，感到一种莫名的苦恼的前兆。这种预感，就像耸峙于原野尽头的云朵，眼看着扩展开来，涌向头顶，却又无可奈何。

玛耶看见海港尽头稍稍接近洋面的地方，一艘轮船将锚抛向水中，急不可耐地腾起一股蒙蒙烟雾。轮船自身，似乎发出一声狂吼。烟雾中间欣然闪烁着杏黄的火焰。有时，那火焰窒息般地缠络着青烟，升上高高的天宇。

突然，玛耶带着疑惑的神色仰望着芒菟。但是，芒菟始终默默凝视着那股火焰。令人觉得他似乎有点儿魂不守舍了。……这时，轮船宛若一位优雅的善于坚忍的人士，摆好一副悲悯的姿态，以便迎接最后的瞬间。就这样，轮船一边做梦，一边微妙地倾斜下去。就在这时，轮船仿佛受到巨大的冲击，顺势而急剧地改换了位置，眼前的船体好像正要显现出一种奇迹。那火焰随之也像酒宴上的礼花，闪耀着白昼般华丽的光辉，含蕴着特有的白色的幻影，严严地包裹着船舷……

芒菟连手指都变得惨白了，他不由紧紧抱住玛耶。芒菟在自身的激动中，痛切地感受到玛耶鸽子般的颤抖。

两人共同置身于一幅不祥的画面中，这究竟是何人所为呢？芒菟从那火焰中发现一种类似因果报应的东西。刚才强使芒菟噤若寒蝉的那只手臂，就是一种报应。他感到，当天早晨似乎是死神司掌的早晨。——轮船燃烧了。焚毁殆尽，似乎也是一种可诅咒的祈念。其丧失则预示着不久将别开一扇从来未有的门扉……

蓦然间，芒菟察觉到玛耶的死，迅疾摆脱他自身内心的死远远离

去。(所谓真正的生,或许正是由两人紧密的结合之中诞生的吧。)

芴菟回来了,只他一个人。

他的城镇冷淡地迎接了他。

当晚,雾霭迷蒙,包裹着街道。人们每当转过小小的横街,都要遭遇四处奔涌而来的浓雾的浸染,弄得浑身湿漉漉的。夜色开始吞噬所有的树林,小河也不再辉映着灯火。灯光如同夜海中众多诀别的手臂,一个个丧失了各自的灿烂。城镇的灯光,当夜不会全部消泯。深夜的树丛之间,只有一扇窗户依旧灯火辉煌。透过夜间香气馥郁的丛林,可以窥见那盏恰如失却所有旅伴、游荡于夜海中的遇难船上的灯光。

那就是芴菟邸宅的一间房。正如尚未被普赛克^①所窥见面容的丘比特^②,将没有丝毫苦恼阴影的睡相宁静地凭倚于枕畔。

芴菟醒了,在明朗的早晨的灯影里醒了。早晨,遥远的地方传来各种各样的响声。窗帷的皱褶里,黑夜退去的音响,轧轧地从他身旁流过。他起床了。正如船上的人,一觉醒来,立即就能望见大海,他一起来就随之沉沦于夜间将他铸入其中的哀痛里。这些多半都是无法侵入他的夜梦的东西……

这些哀痛很快就能给他慰藉。芴菟拿起枕边的小盒子,顺手打

① Psyche, 普赛克。希腊神话中人类灵魂的化身,以少女形象出现。她与爱神厄洛斯相恋,每夜相会,但爱神不许她窥看他的面容。

② Cupido, 罗马神话中的爱神,即希腊神话中的厄洛斯。

开饰有东方之国繁杂花纹的盖子。

打开盒盖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解放。在人们眼里，盒子本来是为储藏东西的，而不是为取出东西的。不过，就盖子来说，揭开以后还应该是原来的样子。盖子的希望被打开时就破灭了。乍一看，那些柔弱的无生物的意志，凭借一种奇妙的均衡和协调一致的紧张气氛，笼罩着一切场合，只是人们没有注意到罢了。而且，这种均衡稍微被打破，平衡一旦稍微失掉，这种搞不清究竟是盒子，是廊柱，还是门扉的东西，就会脱离平常不自然的静谧，变得生气勃勃，具有令人畏葸的叛逆精神。它们恢复了无可替代的瞬间的意志。（小时候，我们中间肯定有人看见过家具自动行走，跌跌撞撞，左右摇晃，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小孩子睡在床上，半夜里睁大眼睛，全神贯注望着月光下这场莫名其妙的演出……）

——芒菟打开盖子。此时，就像打开香水瓶子同时散出一小团儿香雾，那小盒子仿佛刹那间也溢出了香气般易于挥发的声音。因为他太累了，并没有久久被这类东西所吸引。

他站起身来，环视着整夜包裹着他的这间屋子的摆设。他的房间犹如一艘倾覆的轮船，正要使他堕入深渊。芒菟站在窗边，他试图放眼遥望一下始终宁静地呼吸着的城镇。然而，他的气息早已将玻璃染上了乳白色。远方的大街，眼见着茫茫一片了。

芒菟不由涌起一阵愤怒。他猛然抓住把手将窗户左右推开。一瞬间，笼罩于室内的东西，犹如烈性炸药，一同飞向天空，旋即传来一声无法听闻的话语：

“——玛耶死啦！”

不知为何，一种连自己都弄不清的苦恼的狂暴，驱使苕菟将其他窗户也都次第打开了。于是，所有的窗户撞钟似的一齐高声呼叫：

“——玛耶死啦！”

可是，这些挥发度很高的喊声，立即飞散到空中去了。这些喊声所占据的场所，依然保留着十分浓厚的、不会为寻常声音稀释的静谧。这些声音迅即逼近苕菟。苕菟酩酊之极，宛如一个失去知觉的人，一副无能为力的样子，呆呆地兀立不动。他在寻找护身符。不过，他立即找到了。他的脸上重新出现了喜色，就像庭院里满眼的阳光。苕菟走近鸟笼，想把鸟儿放生。久已等待的鸟儿展翅飞走了。那金色的羽翼，会使不祥的房间重新变为安静的屋子。鸟儿将以嘹亮的歌喉，融化随处屏立的屏风般的静谧……

他打开鸟笼子的门。鸟儿很不高兴地掉过头去。这回，好不容易终于将刚睡醒的双眼，朝向了苕菟。同时，那干枯而龟裂的黑漆一般的嘴，悠然地大声唱起歌来：

“——玛耶，她死啦！”

他逃回他的街道，宛若被死追击的人逃回死之中。苕菟感到背后的整个天空涨满了威胁他的一只手掌。他奔跑着，从一条路奔向另一条路。

即便到旅行结束的那天，他恐怕还是不明白。

众多天使的合唱、埃及的古代故事、圣贤们怀抱的无限美好的希望，以及遥远的异端的说教，还有那些沉睡于尘土重压之下的厚重的